

MARTHA C. NUSSBAUM

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

功利教育批判

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教育

[美] 玛莎·努斯鲍姆◎著

肖聿◎译

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功利教育批判 : 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教育 : 修订版 / (美) 玛莎·努斯鲍姆著 ;

肖聿译. — 2版.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2017.9

书名原文: 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

ISBN 978-7-5166-3181-2

I. ①功… II. ①玛… ②肖… III. ①教育研究 IV. ①G4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092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0-6093

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

by Martha C. Nussbaum

Copyright©2010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功利教育批判 : 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教育

作 者: [美]玛莎·努斯鲍姆 译 者: 肖 聿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编辑: 黄绪国 封面设计: 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臻美书装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7.7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3181-2

定 价: 3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中文版序

教育应当培养有批判力、有想象力、有同情心的民主公民

本书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玛莎·C. 努斯鲍姆（Martha Craven Nussbaum）的著作《*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的新版。该书英文版的首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中文版首版由新华出版社于2010年11月出版，书名为《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本次的新版增加了作者撰写的前言和后记。

玛莎·努斯鲍姆1947年生于美国纽约市，父亲乔治·克雷文（George Craven）是律师，母亲贝蒂·沃伦（Betty Warren）是室内设计师和家庭主妇。努斯鲍姆早年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鲍德温学校（Baldwin School），在那所学校里，“批判性思维、思想观点和想象力比利润更加重要”。她认为，她在其中成长的“东海岸英国新教徒美国白

人精英”的环境“极其贫瘠荒凉，完全为金钱和地位的偏见所主宰”。她先在纽约大学攻读戏剧和古典学术，毕业后又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20世纪70年代中期与艾伦·努斯鲍姆（Alan Nussbaum）结婚（1987年离婚），生女雷切尔（Rachel，目前在华盛顿州立学院教历史）。这期间，努斯鲍姆改信了犹太教。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她受到了很多性别和宗教歧视。由于哈佛大学古典学术系拒绝授予她终身教授，她1982年后转到布朗大学任教。1986年，努斯鲍姆发表了《善的脆弱性：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广受好评，奠定了她在人文科学界的声望。她2006年的著作《正义的疆界》（*Frontiers of Justice*），使她成为一名主张全球正义论的著名理论家。她的论辩著作以观点鲜明、文风犀利、热情充沛见称，其主要论题是反对妇女地位的不平等（具有女权主义色彩），大力提倡人文学科教育，反对种族、宗教、等级和性别歧视。例如：在《培养人性》（*Cultivating Humanity*, 1997）一书中，她援引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等人的理论，为人文教育改革辩护，呼吁培养民主公民素质。如今，努斯鲍姆已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本书英文版首版出版后，很快得到了美国出版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

在这本简洁有力的著作里，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满腔热情地阐明了人文学科在各级教育中的重要性。她指出：我们必须努力恢复教育和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以赋予学生成为各自国家和世界的真正民主公民的能力。……努斯鲍姆援引正受困扰的——也是有希望的——世界教育发展的事例，提出了一个宣言，它应当成为一切关心教育的最深刻目标者的战斗口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书评）

作者在分析和争论之间灵巧地变换，援引印度的教育实践、实验心理学和杜威、泰戈尔等人文教育提倡者的著作，强调了批判式教学法对发展个人的责任感、创新能力和自我省察的重要意义……它倡导承认个人发展和创造性思维的价值教育课程。这本篇幅不长的书，是朝努力扩大、丰富当今教育实践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这一步虽小，却是决定性的。（《出版商周刊》）

这是一本重要而及时的呼吁书，因为对所谓“有用的教育成果”的追求正不断加速，还因为对人文教育的种种威胁的确影响深远。（迈克尔·罗思，《高等教育年鉴》）

这本书具有全球视野，以史为鉴，针砭现实，是一份呼吁美国及世界教育改革的宣言书，是对当今各国教育决策者的警示。作者批判了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发出了恢复人文学科在教育中应有地位的强烈呼声。批判现实，有的意在“拆庙”，有的意在“补天”，本书当属后者。努斯鲍姆的古典文化底蕴和深厚的哲学素养，使她能有理有据地分析当今美国及世界的教育现状，敏锐地发现其中带有普遍性的弊端，提出一种弘扬人文理想的教育模式，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战斗精神。

在这本书里，努斯鲍姆批评了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不重视人文教育，“迄今一直在强调个人收入和国家收入的增长，并提出我们需要的教育应为这两个目标服务”；她揭露了当今英国的高等教育“已成为商业部的一部分”、“学术研究被描述成了一种叫卖活动，却无人对这种贬损之言提出抗议”；作者指出了当今印度的大学生“只学一些为就业准

备的技能，学院不鼓励学生掌握独立研究的技能”。努斯鲍姆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了民主教育岌岌可危的严峻现实。努斯鲍姆提倡的人文主义教育模式，无不来自东西方优秀的文化传统。努斯鲍姆深信教育首先是育人，其次才是授业，而绝不是培养为别人或自己赚钱的会说话的工具。她主张教育应当重在培养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的三种能力：一是批判思维能力，二是想象能力，三是同情能力（即书中所说的移情能力），这些能力都对造就民主社会的公民至关重要。

在本书“前言”中，努斯鲍姆首先指出：本书出版六年后的世界人文教育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人文教育显然在全球都陷入了麻烦。”她再次提到了新加坡和中国，说这两国“近年来进行了教育改革，将艺术和人文学科置于最显著的位置，而这显然是为了鼓励创新，鼓励坚实的企业文化”。她还在“后记”中说：新加坡和中国“近来都进行了重大的教育改革，以在中小学和大学给予批判性思维和艺术更多的位置……这两国都承认：批判性思维是健康的商业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若无人发出批评之声，重大的错误便不会被发现。不仅如此，文学和艺术的人文科学也是培养创造性和创新能力不可或缺的”。但她又指出：这两国开始重新重视人文教育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不是为了培养公民的民主素质。这

个结论无论其根据是否充分，都对我国当今教育改革具有鲜明的警示性。

努斯鲍姆在这本书里猛烈批判了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教育发展模式，发出了改革世界教育的呼吁，指出教育应当培养有批判力、有想象力、有同情心的民主公民，反对培养“受过技术训练、却不懂得怎样批判权威的人”和“有用的、却毫无想象力的赚钱者”。愿《功利教育批判》一书能成为他山之石，因为它是针对以赢利为导向的教育的檄文，是呼吁世界教育改革的宣言书。

古希腊神话里有个卡珊德拉（Cassandra），是特洛伊公主，能预言凶祸，因受到阿波罗的诅咒，无人相信她的预言。特洛伊城陷落前很久，她就多次预言了特洛伊城的毁灭，但没有一个特洛伊人相信她的话，她甚至遭到了父亲普里阿摩斯国王和兄弟们的毒打。结果是特洛伊人最终中了希腊人的“木马计”，城毁人亡，万劫不复。愿努斯鲍姆改革世界教育的呼吁不是杞人忧天。愿她不会成为今日的卡珊德拉。

肖聿

2017年3月于北京

英文版序
教育不是为经济增长服务的工具

在民主的历史上，人文学科和艺术发挥了核心的作用，但是，当今许多父母却为子女学习文学或艺术感到羞耻。文学和哲学已经改变了世界，但若子女不懂得财务，全世界的家长都会感到烦恼，其程度甚于对子女人文学科教育不足感到的烦恼。即使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该校诞生了约翰·杜威的民主教育改革的开拓性实验——许多家长也担心他们的子女没有学到日后用来成功赚钱的足够知识。

在这本书里，努斯鲍姆警告我们当心一种“无声的危机”，各国都“渴望国家的赢利”，因此“抛弃了一些技能”。由于到处都在缩减艺术和人文学科，民主制度本身的一些基本性质正受到严重的侵蚀。努斯鲍姆提醒我们：伟大的教育家们和国家缔造者们懂得艺术和人文学科能教会儿童批判地思

维，而对独立地做出行动，对明智地抵制愚昧传统和权威的势力，批判性思维必不可少。学习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学生，能学会想象他人的处境，这种能力对成功的民主制度、对培养我们的“内心视点”格外重要。

《功利教育批判》一书的特殊力量在于其作者努斯鲍姆的论述方式：她运用了她在哲学和教育理论（西方的和非西方的）方面的广博知识。她援引了一些实例，创造了教育的“人类发展模式”，指出这种模式是民主制度和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公民所不可或缺的。那些实例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实验学校和大学的创始人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约翰·杜威、让-雅克·卢梭、唐纳德·温尼科特和拉尔夫·埃利森。

对低龄儿童在游戏中的发育，以及对大学生的发展，人文学科和艺术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努斯鲍姆认为：即使低龄儿童的游戏也有教育作用，因为游戏教会了儿童怎样与别人相处，却不必始终控制别人。游戏“将易受伤害感和惊奇感，与奇异事物和奇迹连在了一起，而不是与焦虑连在了一起”。这些体验日后会通过人文学科的各种课程得到扩展和深化。

努斯鲍姆指出：“缺乏同情心会激发出厌恶感和羞耻感的有害力量……羞耻感是对人类软弱无助的普遍反应”，而提倡“全面控制的谬说”、不提倡“互相需要、互相依靠”

的社会，则完全是放大了这种有害力量。她建议我们学习卢梭，他懂得他的爱弥儿¹必须学会认同普通人的困境，必须通过多种易受伤害者的透镜观察世界，必须培养自己的丰富想象；唯有如此，爱弥儿才会真正把他人看做真实的、与他平等的人。唯有如此，爱弥儿才能成为平等大众的一员，才能懂得互相依靠，而这些正是民主制度和世界公民素质的要求。民主制度若充斥着没有移情能力的公民，必定会滋生更多种将他人边缘化、贬低他人的现象，因而是恶化了这个问题，而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努斯鲍姆从根本上批判了一种思想，即教育首先是为经济增长服务的工具。她指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更好的生活质量。忽视和嘲讽艺术和人文学科，将使我们大家的生活质量以及我们民主制度的健康陷入危险。

《功利教育批判》向读者提出了以一个计划为形式的“行动号召”，该计划旨在以促进民主的教育模式取代损害民主的教育模式。它为读者建立了一个信念（即使它初看上去违

1.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著有哲理小说《爱弥儿》(*L'Emile*)，反映了作者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是要防止使人变坏，恢复“自然人”。爱弥儿是该小说塑造的贵族子弟，是卢梭用教育改造的对象。

反了直觉)——公民素质的(更不用说国家成功的)根本基础就是人文学科和艺术;我们忽视它们,就会咎由自取。

努斯鲍姆这部意义深远、内容丰富的著作让我们懂得了学会与别人一同游戏的重要性,还阐明了如何独立思考。

鲁思·奥布伦(Ruth O' Brien)

新版前言
放任人文学科萎缩，我们将付出沉重代价

《功利教育批判》(Not for profit)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5年之后，人文教育的状况如何？我首先要说的是：人文教育显然在全球都陷入了麻烦。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的观点似乎与这么多不同的国家有关。这本书已经有了20种已出版或正在翻译中的译本，我一直都在和世界上许多不同国家的人们对话，他们都怀着那种急迫感，即对压缩一个研究领域的担忧，那个领域似乎从根本上关系到了民主的未来和良好的公民素养，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对移民和种族-宗教多元化问题的焦虑几乎到处都在加剧的时代，要解决一些紧迫问题，这个时代的公民就必须比以往更好而不是更差地沟通。

在美国，K12教育¹的改善微乎其微，因为“共同核

1. 美国基础教育的统称。本书当页注释均为译者所注，以后不再注明。

心”标准¹已取代了“儿童公平教育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虽然这个标准离理想还很远，但它确实把重点放在了离它应在之处更近的位置上，即放在了（培养）学生的能力上，没有放在储存不伴随批判性思维或积极想象的知识上。我们仍然必须制定更好、要求更严的评估形式，比以往更加重视教学实际和师生互动的质量。但至少可以说，我们防止了灾难。在美国一些主要城市里，为年轻人提供的智识公共艺术节目（intelligent public arts programs）正在萌芽：在洛杉矶，有指挥家古斯塔夫·杜达梅尔令人鼓舞的指导；在巴尔的摩，有指挥家玛琳·阿尔索普同样有才华的创业精神的指导；在我所在的城市芝加哥，则有歌剧明星蕾妮·弗莱明²与市政府的合作精神的指导。^(*)（带此标号的注释为作者所注，见本书注释部分。以后同。）大量类似的实验表明：音乐与艺术能培

1. “共同核心”（Common Core）：全称“共同核心国家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美国教育部2015年推荐各州采用的新课改标准，其宗旨是保证美国学生在全球经济体中的最高竞争力。它以两个指导思想改革教育：（1）减少课程设置，加深课业内容；（2）增加创新和思考，减少死记硬背和应试教育。目前美国大部分的州都采用了这个标准。

2. 古斯塔夫·杜达梅尔（Gustavo Dudamel，1981年生）：委内瑞拉音乐指挥家，2009年受聘为美国洛杉矶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玛琳·阿尔索普（Marin Alsop，1956年生）：美国女指挥家，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和圣保罗交响乐团指挥。蕾妮·弗莱明（Renee Fleming，1959年生）：美国女高音歌唱家。

养社会共同体，培养卓越，培养一种广义的公民身份感（正像我在本书中讨论芝加哥儿童合唱团时所说的那样。）

关于学院和综合大学，也有一些好消息要报告。第一，我们有了一些新资源，可以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有价值资料，其形式就是来自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美国大学联合会的报告。^(*)遗憾的是，艺术与科学学院最重视的是人文专业的学生，而不是为所有专业的学生开设的、更广泛的人文学科课程（学生们频频要求开设此类课程）。尽管如此，由高质量的管理者和学者团队汇编的数据与分析，仍然极有帮助。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两年制学院是人文学科特别重要的、不断增长的生源。从2012年到2013年，将近40%的两年制学院肄业证书都属于人文学科，高于人文学科在四年制大学学士学位证书中所占的比例。这的确是好消息，因为对这类社区学院来说，滑向狭窄的职业教育、由此创造出以班级为基础的两年度学制，让其中的人文教育日益成为精英人才的机会，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尚未出现，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却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这些有价值的资料，人文学科还有一些好消息，见于谈论这个问题的一些新声音的质量。有两本很有价值的书，一本是迈克尔·罗思（Michael Roth）的《大学之

外：人文教育为何重要》（*Beyond the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 2014），另一本是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Aakaria）的《为人文教育辩护》（*In Defen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 2016）。^{（*3）}罗思的那本书清晰晓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讲述了美国人文教育理念的历史，表明了这个理念与美国民主理想之间的深刻联系。他特别着重地论述了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在一个自由、繁忙的社会中的作用。扎卡利亚的那本书生动地讲述了他自己的受教育经历，尤其令人震动。他从印度一个以死记硬背、技术培训为主导的地方，进入了耶鲁大学的人文教育，他在其中发现了历史，概括地说，他发现了一种能激发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和想象的、基础广泛的教育。他深刻地思考了自己从这两种生活和公民身份中获得的认识。他的历史分析是对罗思著作的补充。这两位作者都认为：美国民主传统与人文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着深刻联系。这两本书的高质量，它们得到的赞赏，为使人文科学始终强大的斗争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我这本书的特点仍然是国际性和教育的心理学基础这个重点，能帮助我们理解人文学科为什么至关重要、为什么常常遭到攻击。这三本书互为补充，政治家们、校董们、学校管理者们、